



我国古代怎么过中秋节

□ 本报特约撰稿人 倪方六



中秋节，是我国隆重的法定节日之一。中国人到底是从何时开始过中秋节的？比较可信的说法是，此节俗与上古时期八月祈祀活动有直接关系，远古时的八月已有以酬农神、祭地母和祛灾驱疫为主题的庆典。

中秋节有悠久的历史，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，也是慢慢发展形成的。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、秋天祭月的礼制，早在《周礼》一书中，已有“中秋”一词的记载。后来贵族和文人学士也仿效起来，在中秋时节，对着天上一轮皓月观赏祭拜，寄托情怀，这种习俗就这样传到民间，形成一个传统的活动，一直到了唐代，这种祭月的风俗更为人们重视，中秋节成为固定的节日，《唐书·太宗记》记载有“八月十五中秋节”。这个节日盛行于宋朝，至明清时，已与元旦齐名，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。

唐代女性中秋“拜月”

从《周礼·春官》的“中秋夜迎寒”一说来看，“中秋”在古人心中已占有一定位置，但此时的“中秋”与现代的“中秋节”并非同一概念，即到了节假日最多的唐代，八月十五都不是法定节日。虽然八月十五不是节日，但唐代八月十五的活动还是很丰富的。这一天，最为活跃的是女性，特别是女孩子，后来广为流行的“女子拜月”，便是唐代女性中秋之夜最爱做的事情。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李端的《拜新月》一诗，所描写的便是唐代女性拜月的情形——

开帘见新月，便即下阶拜。
细语人不闻，北风吹裙带。

诗中的“新月”，便指八月十五这天晚上刚升起的月亮。在唐代，“女子拜月”风俗颇为流行，不论是宫廷还是民间，女性在八月十五晚上都不忘拜月。施肩吾的《幼女词》，进一步证明了拜月风俗对唐代女性的影响，连小女孩都知道——

幼女才六岁，未知巧与拙。
向夜在堂前，学人拜新月。

唐代女性为何喜欢中秋“拜月”？这里有极深的文化内涵。在古人看来，中秋节与正月十五的上元节、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一样，都是女性节日。古人认为万物有灵，月亮上也有一位神仙——代表女性的太阴之神，与代表男性的太阳神相对应。

“嫦娥奔月”的神话诞生后，作为月神的月亮更被拟人化，嫦娥成了月亮女神的化身，能赋予女性美貌、爱情与家庭幸福。这一观念在唐代已被广泛认同，所以唐代女性爱“拜月”便很好理解了。

后来，唐代女性的“拜月”风俗逐渐成为中国女性共有的中秋节风俗，希望“貌似嫦娥，圆如洁月”，由此还衍生出“月亮占候”“摸秋送瓜”等风俗。

古代女性如何“拜月”？明末文人刘侗、于奕正合著的《帝京景物略·春场》里有这样

的记述：“八月十五祭月……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，向月供而拜，则焚月光纸。”

古代有些地区有“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灶”的节日规则，应该是女性出于维护自己节日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。事实上，有的地区“拜月”便不避男性，甚至男女同拜，明嘉靖时期的《固始县志》曾记载，当地“男女望月罗拜，已而欢饮”。

北宋中秋节有了“团圆”内涵

宋代，“中秋节”的概念已形成，而且深入民间。

“中秋节”的提法最早出现于南宋吴自牧所著的《梦粱录》中，这本书所记述的是南宋时的节日风俗，卷四中的“中秋”条称，“八月十五日中秋节，此日三秋恰半，故谓之‘中秋’。”而该书的《序》，即是吴自牧于“中秋日”所作。

宋代除继承了唐代女性中秋拜月的风俗外，还有更潇洒的活动“玩月”。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“中秋”条称，“中秋夜，贵家结饰台榭，民间争占酒楼玩月”。当时的皇家还会举办“中秋晚会”，附近居民半夜都能听到从后宫传出的音乐声，此即所谓“丝篁鼎沸，近内庭居民，夜深遥闻笙竽之声，宛若云外”。民间也不会早早休息，连小孩都不肯睡，“间里儿童，连宵嬉戏。夜市骈阗，至于通晓。”

南宋时期，“玩月”热闹得近乎疯狂。吴自牧笔下曾详细记述了临安的中秋之夜：“此际金风荐爽，玉露生凉，丹桂香飘，银蟾光满，王孙公子，富家巨室，莫不登危楼，临轩玩月，或开广榭，玳筵罗列，琴瑟铿锵，酌酒高歌，以卜竟夕之欢。至如铺席之家，亦登小小月台，安排家宴，团圆子女，以酬佳节。虽陋巷贫窭之人，解衣市酒，勉强迎欢，不肯虚度。此夜天街卖买，直到五鼓，玩月游人，婆娑于市，至晚不绝。”

通过这段文字，人们能体会到当时中秋节的热闹气氛。南宋中秋之夜可谓“欢乐之夜”，当时负责京城治安的“金吾”（相当于警察的官员）也不多事，干脆取消了夜禁。

宋代这种“玩月”的时尚，亦即大家所说的“赏月”。其实唐代已出现“玩月”一词，唐卢肇《唐逸史》中便提到唐玄宗李隆基“玩月”之事，当时名叫罗公远的道士，曾应召入京，于中秋之夜“侍明皇于宫中玩月”。

宋代对中秋节的最大贡献，是给中秋节赋予了“团圆”的内涵。后来中秋节被视为“团圆节”，源头应该在北宋。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在《水调歌头》里，把北宋人对中秋节的

理解阐释得淋漓尽致——

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
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”
在中秋明月夜，苏大才子毫无睡意，借酒消解对远方弟弟苏辙的思念——
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
从此，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中秋佳节里最美好的愿景！

“月饼”一词始于南宋

聚餐，是中国节日永远的主题之一，和端午节“吃粽子”、元宵节“吃汤圆”一样，“吃月饼”是中秋节的食俗。中秋“吃月饼”风俗始于何时，有不同的说法。

民间说法是始于唐初。大将军李靖征讨匈奴得胜，八月十五凯旋。当时有位经商的吐蕃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捷。唐高祖李渊（一说唐太宗李世民）心情大好，对着月亮脱口而出：“应将胡饼邀蟾蜍”。

胡饼是圆形，代表圆满；蟾蜍则指月亮。李渊将胡饼分食群臣，此后就有了中秋吃胡饼之俗。到李隆基（唐玄宗）当皇帝时，杨贵妃将胡饼易名为“月饼”。

显然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，唐代连真正意义上的“中秋节”都没有，何来月饼？但唐代在八月十五有“吃饼”习惯是可能的。日本僧人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曾记述，八月十五这天，“寺家设薄饨、饼食等”。

另有学者引《洛中见闻》称，唐僖宗李儇曾在八月十五赐“饼”给在曲江宴饮的新科进士。但所赐之饼是不是月饼？尚不好说。

目前较为可靠的说法是，北宋时中秋节已有吃月饼的风俗，但是否普遍并不肯定。苏东坡《留别廉守》一诗中，便有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与饴”的说法。

北宋虽然有八月十五吃月饼之俗，但所食月饼当时并不叫“月饼”，而称为“金饼”。当时的文人苏舜卿《和解生中秋月》诗中即称，“银塘通夜白，金饼隔林明”。

“月饼”一词，一直到了南宋才出现。

南宋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“荤素从食店”条、同时代的周密《武林旧事》“蒸作从食”条，均出现“月饼”一词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这种月饼似乎并不是八月十五才吃的专用节日食品，乃“四时皆有”的日常食品——不过在中秋节这天食用，意义非同寻常。

明代中秋节流行送月饼

中秋节吃月饼到元代已更加“讲究”。元末陶宗仪的《元氏掖庭记》中记述过元武宗海山过己酉（公元1309年）中秋节的情况。中秋之夜，元武宗与诸嫔妃泛舟于皇家的太液池，设宴取乐，所上食物相当丰富：“荐蝤翅之脯，进秋风之鮓，酌元霜之酒，啖华月之羔。”这里的“啖华月之羔”即为“吃月饼”。

到了明代，“吃月饼”已为中秋节固定风俗。中秋节所食之饼除了“月饼”叫法外，还有“团圆饼”“团饼”等叫法，正德《建昌府志》中便称：“中秋，登楼玩月，多用西瓜、团饼，亦取团圆之义。”

明代，古人过中秋节还出现了新气象，现代必不可少的“月饼”，成为时人过中秋节之必备。崇祯《嘉兴县志》称，“十五是为中秋，作饼肖月形，曰‘月饼’，有相馈遗者，取团圆之义”；明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》也有相同说法，“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，取团圆之义。”

不仅南方人喜欢中秋送月饼，北方人亦然。嘉靖《威县志》记载，“中秋置酒玩月，为月饼馈之。”

中秋送月饼风俗是怎么形成的？据说缘于“走月”活动。所谓“走月”，就是趁着中秋月圆之际拜亲访友，馈赠糕点、鲜果等食品。

早在元末，甚至更早时间，“走月”活动就已出现。元代对民间集会控制极严，朱元璋便利用八月十五“走月”送月饼的习俗，将约定起义时间的纸条包在月饼里送出，从而完成了起义“总动员”，“送月饼”风俗也因此在明代得以广泛流行。到了清代，中秋“送月饼”更为流行。

从“胡饼”到“月饼”，一枚点心蕴藏着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。从祭月的祭品到团圆的象征，中秋节的月饼里，有对自然的敬畏，有对亲人的思念，更有对国家的深情。每逢中秋，当我们拿起月饼对月而食时，尝到的不仅是甜香，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与牵挂——月亮会有阴晴圆缺，但对团圆的期盼，永远圆满。

诸般果品中，以柑橘最为清新，江浦之橘，云梦之柚，橘香宛如雾，流汁若清泉。入秋了，不妨剥橘切柚，感受这秋天里的清凉甜意。柑橘，是柑、橘、橙、柚、枳的总称。我国地大物博，柑橘类水果繁多，一时间竟难以分清。我国古时拥有枸橼、柚、宣皮橘三大品种，其他品种都是在此基础上繁衍而来。

正是橙黄橘绿时

□ 孙绿绮



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)

江南有丹橘，经冬犹绿林

术作了详细的记述。

明清时期，柑橘种植业已发展为地方的重要经济来源。柑橘随着商业流通遍布大江南北，已成为民间最常见的果品。

橘香宛如雾，流汁若清泉

古人认为柑橘为清幽高洁之树，用以比喻君子品行。如韩非子所写：“夫树橘柚者，食之则甘，嗅之则香；树枳棘者，成而刺人；故君子慎所树。”再如张九龄所写的《感遇》：“江南有丹橘，经冬犹绿林。岂伊地气暖，自有岁寒心。”

屈原在《九章·橘颂》中的描写，则将柑橘的清流名士之节，写成了千古绝唱：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，更壹志兮。绿叶素荣，纷其可喜兮。”

柑橘还与思孝亲人有关，二十四孝里就有“怀橘遗母”的故事。典故出自《三国志·陆绩传》：“陆绩年六岁，于九江见袁术。术出橘，绩怀三枚；去，拜辞堕地。术谓曰：‘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？’绩跪答曰：‘欲归遗母。术大奇之。’

古人爱柑橘，还爱其色泽。秋色含烟，林中橘果或绿，或黄，或橙，自成一派秋景。杜甫寓居夔州时写道：“枫叶橘树丹青合，复道重楼锦绣悬。”李白写诗说：“人烟寒橘柚，秋色老梧桐。”文人墨客笔下的秋天，总少不了柑橘的身影。

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这是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赠友人之作。他对柑橘情有独钟，不仅喜欢吃橘子，还特意写了不少咏柑橘之词。如《食柑》：“露叶霜枝剪寒碧，金盘玉指破芳辛。清泉漱漱先流齿，香雾霏霏欲噀人。”

据说苏轼最喜欢洞庭湖的黄柑，在他的诗中：

“菊暗荷枯一夜霜，新苞绿叶照林光，竹篱茅舍出青黄。香雾噀人惊半破，清泉流齿怯初尝，吴姬三日手犹香。”——苏轼《浣溪沙·咏橘》

世书法作品《洞庭春色赋》中，开篇就说：“吾闻橘中之乐，不减商山。”序文里还提到了橘酒，说：“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，名之曰洞庭春色。”

蜜煎糖金橘，吴盐蟹酿橙

柑橘鲜食甚好，不过唐宋时期的古人吃酸味的水果总喜欢蘸盐。周邦彦在《少年游》中写道：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，纤手破新橙。”美人素手纤纤，将橙子用刀破开，沾上江南所产

的雪盐。汁水迸溅，清新的橙香散发开来，画面美好而缱绻。

《武林旧事》卷三中，还记载了重阳节吃的盐梅渍什锦水果，名曰“春兰秋菊”。是用紫苏加上盐渍后的梅子煮成卤汁，放凉后浸入切成小块的橙子、梨肉和石榴。

柑橘除了盐渍，也可蜜煎。南宋末年陈元靓编的《事林广记》中便记载了“蜜煎金橘”的制法。先以酒煮开，再以蜜糖熬煎，吃起来清涼适喉，亦可久储。

柑橘果味浓郁，用其入馔，可为菜品增加风味。《山家清供》中有一道宴席名菜“蟹酿橙”，是清河郡王张俊在招待宋高宗的豪华宴会上，端出的第八盏下酒菜。以鲜橙做盅，填以蟹肉膏黄，加调料蒸熟，浸透了橙汁的蟹鲜美无比，与秋日的菊花和新酒相得益彰，可谓是风雅之至。

“橙用黄熟大者，截顶，削去穰，留少液，以蟹膏肉实其内，仍以带枝顶覆之，入小甑，用酒、醋、水蒸熟。用醋、盐供食。香而鲜，使人有新酒、菊花、香橙、螃蟹之兴。”——南宋·林洪《山家清供》

柑橘的果皮，作为调味品，甚至比胡椒应用的都广泛。北魏《齐民要术》中记载的菜肴，用橘皮的多达53种，如鸭汤、黑鱼汤、羊蹄汤等汤菜，还有用橘皮搭配羊肉、猪肉等做成的肉丸子，料想滋味一定很好。书中所记载的“熊蒸”，后来也出现在唐代的《酉阳杂俎》中，配料中都少不了橘子皮。

时临新秋，橘果应时而来，不妨趁着闲时，剥柑切橘，馨香满手，感受这漫漫秋日的清新甜意。